读史札记

韩国三田渡所立大清皇帝功德碑考述

[韩] 金在善

一、大清皇帝功德碑序说

17 世纪初叶，掌握中国东北亚地区的后金为了征服中国大陆，在有野心的计划下，于 1627 年，发动了侵略朝鲜的战争，世称“丁卯胡乱”。这场战争的结果，后金与朝鲜结盟约为兄弟之国。此后，后金为了征明，要求朝鲜助他军粮、兵船与岁币。

1636 年后金太宗平定内蒙古后，去汗号改用皇帝尊号，遣英俄尔岱与马福塔以兵威胁朝鲜助后金。在这种局势下，朝鲜内部意见亦发生分歧：一是以金尚宪为代表的斥和论，二是以崔鸣吉为代表的主和论，形成对峙现象。其结果，斥和论得势，朝鲜王下旨八道宣传教书。

1636 年 4 月，清太宗皇太极改国号曰清，1636 年 12 月 2 日，组织以满族、蒙古与汉军组成的十万朝鲜远征军，由清太宗率领下，从沈阳出发，同月 9 日渡鸭绿江。这次战争从 1636 年丙子年开始至 1637 年丁丑年结束，世称“丙丁虏乱”。

这时朝鲜政府将凤林大君、麟坪大君、妃嫔、宗室与贵族避身到江华，仁祖携世子与百官欲随从，时晚，道路已堵塞，于是至南汉山城避身，在山城只有一万两千兵士与 50 日粮食。故仁祖一方面遣急使去明求援，另一方面下檄文十八道。但是 1636 年 12 月 16 日山城已完全被清军包围，于翌年正月清太宗抵汉城，在北汉江岸驻军，指挥全军。在山城里的朝鲜兵，被包围 45 日之后，已经失去了斗志，又无援军前来，绝望之下，依主和派的劝告，仁祖开城门投降。以后，朝鲜方面由崔鸣吉担当议和交涉工作。清与朝鲜所议定的条款，是清一方面提出的。各项条款如下：

（一）当去明国之年号，绝明国之交往，献纳明国所与之诰命册印。亲自来朝谒。

（二）李　以长子，并再令一子为质。诸大臣有子者以子，无子者以弟为质。如尔有不讳，则朕立尔质子嗣位。

（三）从此一应文移，奉大清国之正朔。

（四）其万寿节及中宫千秋、皇子千秋、冬至、元旦及庆典等事，俱行贡献之礼。并遣大臣及内官奉表。其所进往来之表及朕降诏敕，或有事遣使传谕，尔与使臣相见之礼及尔陪臣谒见，并迎送馈使之礼，勿违明国旧例。

（五）朕若征明国，降诏遣使，调尔步骑舟师或数万，或刻期会处，数目限期，不得有误。

（六）军中俘获，过鸭绿江后，若有逃避者，执送本主。若欲送还，听从两主之便。

（七）尔与内外诸臣缔结婚媾，以固和好。

（八）新旧城垣，不许擅筑。

（九）尔国所有瓦尔喀，俱当刷还。

（十）日本贸易，听尔如旧，当导其使者来朝，朕亦将遣使如彼往来也。其东边瓦尔喀，有私自逃居于彼者，不得复与贸易往来。尔若见瓦尔喀人，便当执送。

（十一）每年进贡一次，其方物数目：黄金百两，白银千两，水牛角二百对，豹皮百张，鹿皮百张，茶

[收稿日期] 2001—01—20
[作者简介] 金在善（1963— ），韩国大真大学校历史学部教授

千包，水獭皮四百张，青黍皮三百张，胡椒十斗，腰刀二十六口，顺刀二十口，苏木二百斤，大纸千卷，小纸千五百卷，五爪龙席四领，各样花席四十领，白宁布二百匹，各色绵绸二千匹，各色细麻布万匹，布千四百匹，米万包。

战争结束后，昭显世子、凤林大君与诸臣子为质子，斥和派洪翼汉、尹集、吴达济三学士被处斩刑，金尚宪被捕入狱。

清太宗功德碑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应清的要求，1639 年立于三田渡。三田渡乃清太宗抵汉城驻军指挥之处。碑为灰色，通高 523 厘米，由额、身、座三部分组成。碑首呈长方形，高 95 厘米，前后各雕有两条盘龙双爪夺珠，左侧龙张吻怒目，右侧龙则闭口。碑身高 324 厘米，宽 147 厘米，厚 39 厘米，后面为汉字碑文。前部分追述丁卯年之事，中间部分叙述清与朝鲜的关系，后部分介绍了建碑原委和颂赞帝业长久的诗文，有文有铭。碑文简练，顺理成章。左侧为满文，右侧为蒙文，满文横书大清皇帝功德碑，碑文行款直写，自左向右，共 940 字，计 20 行，最长 72 字，蒙文与满文书法相同。龙身下为龟趺碑座，高 104 厘米、宽 360 厘米、长 257 厘米。

二、大清皇帝功德碑解释异见

大清皇帝功德碑汉字碑文可分为碑文与碑铭两大部分，碑文又可分为三大段落。第一段落叙述丁卯年之事，第二段落叙述丁卯年前清与朝鲜的关系，第三段落再叙述己卯年立碑之事。

将大清皇帝功德碑细读下去的话，我们眼前展开的并不是一篇大清皇帝赫赫显世的功德的文章，而是一篇叙述清皇帝率领大军侵略弱小民族的残酷的事实，使读者感到无限的感慨。由此碑中可以隐隐地觉悟到明亡命学者范文程认为李景爽的文章过于简陋的意义在何？的确李景爽（撰写碑文者）的文章是过于疏略，由此可略悟到他写这篇功德碑是多么感到羞耻，又多么不甘心写的话，句句文章底边到处飘浮着反抗的声音呢？在这章欲探究大清皇帝功德碑文章表里所含的意义。

第一段落

1、碑文的第 1 句　大清崇德元年冬十有二月，宽温仁圣皇帝，以败和自我始，赫然怒，以武临之，直捣而东，莫敢有抗者。

当读大清皇帝功德碑开头第一句时，会令人感到惊讶，惊讶的是大清皇帝功德碑的第一句就是在叙述清皇帝以“败和自我（朝鲜）始”为由，赫然大怒，率领强盛的军队，直捣而东的事实，没有一点修饰，好像是在示威，又好像是在强调，又好像是在告发当年清的侵略事实。所谓功德碑，至少在开头应该是有一两句美语称颂清皇帝的勇敢无双和他的功德才是，可是这碑上的第一句，却是在叙述丙子当年清侵略朝鲜的事实。

清以朝鲜先败盟约为由，而与军旅。据《清实录》十二月（十六日）卷 81 清谕朝鲜安州守臣曰：“朕若欺尔王弱国微，与无名之师，则尔等这死守也固宜，乃尔国君臣，不度德，不量力，不愿太平，不顾盟好，不虑家国之危亡，不念军民之涂炭，先启衅端，自贻伊戚……”又据《清实录》卷 74“尔国以明为君，构怨于我，是取明国之祸为己祸，其果能胜之乎！尔国即欲先启衅端，予后何待……”由上可知清与朝鲜关系之恶化主要原因在于明。

又令人注目的是此功德碑以第三人称叙述清的事实，而以第一人称叙述朝鲜的事实，加上并未用“朝鲜”之语，而用“我”来表现“朝鲜”是一种独特的方式，并不是客观的记述，而是主观的记述，读者可以读到主观的立场与感受。

2、碑文的第 2 句：时我寡君栖于南汉，凛凛若履春冰而待白日者殆五旬。

第二句描述朝鲜方面狼狈的状况。其与第一句里所描述的清的威武飘飘然之貌成鲜明的对比。朝鲜国王弃遗自己的宫阙，逃入南汉山城，而且在这里已住了五旬时时刻刻如履春冰的日子。这样强与弱成强烈的对比，明显地显示以强欺弱的局面，而且一方面暗示辩护以后朝鲜屈服降清不是不义、不仁、不忠，而是身不由己的趋势。

3、碑文的第 3 句：东南诸道兵，相继奔溃，西北师逗挠峡内，不能进一步，城中食且尽。

更加详细地叙述朝鲜的当时状况。东南西北相继奔溃的朝鲜军队与破竹之势直捣而东的清军相比较之下实在是凄惨无比，再加上南汉山城粮食殆尽，处于极险恶的状态。

4、碑文的第 4 句：当此之时，以大兵薄城，如霜风之卷秋箨，炉火之燎鸿毛。

清兵不只是几千，而是以大兵直入朝鲜京城，其势之猛可想而知。尤其是这样的大兵包围着南汉山城，局势好比霜风之卷秋箨，炉火之燎鸿毛，一触即发，处于累卵之形势，而且其结果当然是鸡蛋碰石头，两者绝不能相比较。

5、而皇帝以不杀为武，惟布德是先。

如前所述，朝鲜之所以如此狼狈正因为是清兵所致，但在这里却说清皇帝以不杀为武，惟布德是先，实在是前后相互矛盾，这就更加如实证明李景奭被迫不能不这样写的难言的处境。

6、乃降敕谕之曰：来，朕全尔，否，屠之。

清皇帝之敕谕里所使用的“屠”字，一样的是杀的意思，但语感却完全不同。“屠”字用于宰杀牲畜时之用，在这里它含有二层意义，即一方面意味着清皇帝的无仁，无知，残忍性，另一方面则意味着清皇帝轻蔑朝鲜，视朝鲜如牲畜。

7、于是我寡君集文武诸臣谓曰：予托和好于大邦，十年于兹矣，由予昏惑，自速天讨，万姓鱼肉，罪在予一人。

与上述清皇帝的品格又成鲜明的对比，朝鲜国王在决策国政时，招集文武大臣，表现出他的仁慈与贤慧，尤其是说清兵入侵之由，罪在于他个人，而不是在于其他。

8、皇帝犹不忍屠戮，谕之如此，予何敢不钦承，以上全我宗社，下保我生灵乎！

如上句看起来好似叙述朝鲜国王的懦弱，但稍微深思一下的话，就能感觉到朝鲜国王的深虑。在当时情况下，仁祖以个人立场来说，为了保存宗社的自尊心与贞节，不惜个人的生命，比为了保存宗社，以及保存百姓的生命，在清皇帝面前行三拜九叩，屈辱地投降，是更容易的事，显露出朝鲜国王，站在这命运的歧路上，在南汉山城，如履薄冰，深思熟虑过了五旬，最后，仁祖勇敢地选择了后者，抛开个人的荣辱，而保全宗社与百姓。

徐命膺在《无忘楼记》(《邑志》十一，京畿道 2，《重订南汉志》) 曰：“呜呼！古人于君父之雠，卧则枕戈，居则悬胆，含痛茹恨，惟恐顷刻而忘于心者，必如是而后能磨励奋发，而办吾所欲为耳。昔鲍叔之戒，桓公曰：‘毋忘在莒’。夫桓公之莒，特一时困兮耳，其言尚如此，况丙丁之事，乃千古之不忍言，而犹可忘乎？”如上援用中国成语“枕戈待旦”，“卧薪尝胆”，“毋记在莒”等来表示心中的悲愤，及为了雪辱，忍耐一时的悲痛，可知当时朝鲜朝廷对于丁卯与丙子两件事件是持何等的态度。

其实李景奭是从这些表现出要雪报国耻的强硬的态度。过了将近百余年，徐命膺还是以“至尊之危辱痛和议之误国，而吊仁人志士之义烈，徘徊指点，而不翅若面前事，其有不悲歌痛哭涕泣而沾襟者乎”来表示当时人的不甘心，死不瞑目，继续在徘徊指点。

9、大臣协赞之，遂从数十骑，诣军前请罪。

仁祖是有勇气的人，他并没有为自己一身的荣辱着想，为了保全宗社与百姓甘愿受最大的耻辱，在清面前屈服投降。

10、皇帝乃优之以礼，拊之以恩，一见而推心腹，锡赉之恩，遍及从臣。

在这里，可看到清皇帝以各种赏赐分发给朝鲜国王，以及诸大臣，这种赏赐岂能弥补烙印在朝鲜民族心上的创伤？实不能说是仁者的表现。

11、礼罢，即还我寡君于都城，立招兵之南下者，振旅而西，抚民劝农，远近之雉举鸟散者，咸复厥居，讵非大幸欤！

农民抛离故土，远走他方，为的是什么呢？还不是为了逃避清兵的屠戮吗？在这里，

我们又注目到原因提供者清皇帝回师，朝鲜一切恢复原来的日常面貌，朝鲜国王还居宫阙，农民归还自己的农田，离农现象之由来自清兵侵朝鲜所故，在这句话里充满矛盾，原因提供者在劝农民归乡，岂不笑哉？

第二段落

在第二段落叙述丁卯年以前清与朝鲜之关系。在两者的关系中，清认为是朝鲜所犯的错误，但是在当时情况来看，朝鲜一贯的政策是事大明朝，朝鲜朝廷上下对于朝鲜事大明朝毫无异见，故朝鲜助明是理所当然的，清与朝鲜的矛盾，就于此开始。

12、己未之役，都元帅姜弘立，助兵明朝，兵败被擒，太祖武皇帝止留弘立等数人，余悉放回，恩莫大焉。

据《清实录》，己未年三月，清遗朝鲜国书中，曰："尔朝鲜以兵助明，吾知非尔意也，迫于形势有不得已，且明曾救尔倭难，故报其恩而来耳。"如上清十分理解朝鲜的立场，故清皇帝将姜弘立等人擒住后，留住朝鲜少许人，其余放还，但以此作人质与要求朝鲜助己之把柄。依然继续强迫朝鲜背明与他合作。"我闻明主之意，欲令其诸子，主我满洲及尔朝鲜，辱我二国实甚，今王之意，将谓我二国素无怨衅，遂与我合谋以仇明耶，抑既已助明，不相背负耶？其详告我。"

在下一句看朝鲜方面的答书："朝鲜国平安观察使朴化，顿首致书满洲国主，吾二国接壤而居，明与我二国，历二百余载，毫无怨恶。今贵国与明为仇，因而征战，生民涂炭，不特邻邦，即四方皆动干戈矣。并非贵国之善事也。"在这里，朝鲜一方面谴责埋怨清动干戈，另一方面再次表明朝鲜与明之关系。"明与我国，犹如父子，父之言，子敢违乎！盖大义所在，不可拒也……吾二国各守疆圉，复修前好，岂不美哉！"然后委婉地劝说朝清各守本分是美好的事。

13、丁卯岁，今皇帝命将东征，本国君臣避入海岛，遣使请成，皇帝允之，视为兄弟国，疆土复完，弘立亦还矣。

据《清实录》"命大贝勒阿敏、贝勒济尔哈朗、阿济格、杜度、岳托统大军往征朝鲜。上曰："朝鲜屡世获罪我国，理宜声讨。然此行非专伐朝鲜也。明毛文龙近彼海岛，倚恃披猖，纳我叛民，故整旅徂征。若朝鲜可取，则并取之。因授以方略，令两图之云。"又据《清实录》从十四日始进入义州境内，二十六日经平壤，二十七日抵中和，朝鲜就派遣两使臣，此两使臣即为被清兵所擒之元帅姜弘立之子与参将朴兰英之子。

朝鲜来书曰："贵国无故兴兵，忽入我内地。我两国原无仇隙，自古而来，欺弱陵卑，谓之不义，无故戕害人民，是为逆天，若果有罪，义当遣使先问，然后声讨，今亟返兵，以议和好，可也。"朝鲜以清无缘无故兴兵为由，向清抗议，并要求清回师议和，而清方面对此予以强烈的反驳。据《清实录》大贝勒阿敏答朝鲜书曰："尔谓我等无故兴兵，试言其故，向者我军往取我属国瓦尔喀时，尔国无端出境，与我军相拒，一也……"清并立七种理由表白并非无故兴兵，然后提出议和条件。"尔若引咎自责，修好求宁，可速遣亲信之人来，议既成，我即旋师，我非为土地人民兴师至此也。"清亦表白并非为土地人民而兴师，兴师乃另有所图。

于是二月初五日"李　仍遣姜弘立与朴兰英之子并两使臣偕札驽至"，来使曰："吾王闻贝勒之言，已遣一亲信大臣来矣。今我先来驰告。时大军驻黄州，朝鲜使将至，和议有端绪矣。"然而大贝勒阿敏颇怀异志，凡事不与众谋，指麾自专，欲率大军前进，请贝勒及总兵官李永芳议曰："我等奉上命，秉义而行。若自背前言，不义。前书已有言，朝鲜若遣亲信大臣来，负罪请和，盟誓天地，即行班师，今盍暂驻于此，待其大臣至，听其言辞再议。"

时阿敏诟李永芳曰："我岂不能杀尔蛮奴，尔何得多言！"李永芳自是终无一言。可是阿敏大军由黄州前进，以迎来使，遇朝鲜使者数辈，行至平山驻营，渐逼李　所居王京。结果李　携妻子遁往江华岛。长子李　遁往全州城，城内民多溃散。由于这件事情，日后清再侵朝鲜时，成为朝鲜朝廷不轻信清的理由。

14、自兹以往，礼遇不替，冠盖交迹，不幸浮议煽动，构成乱梯，小邦申饬边臣，言涉不逊，而其文为使臣所得。

相对的清又认为朝鲜不可靠。据《清实录》卷 25“昔尔朝鲜在金时，降而复叛者再，元时，降而复叛者五六，叛即征，征即降，尔之长技，徒苦国人，未见有利。今犹不改故辙，亦只同于往者之举，能避祸而趋利乎？轻我败盟，惟尔先之，我已誓诸天地，断不先自渝盟也……”然后劝说朝鲜“王勿听向明国诸臣之言，二心视我，明与我之事，不待久远，自有天定，尔其听之。”

上面的事情前后是这样的。据《清实录》，先是遣英俄尔岱、马福塔、尼堪及内外诸贝勒使者赍书与朝鲜国王李　。英俄尔岱等至朝鲜，请见其国王，竟不接见，与以在内诸贝勒及外藩蒙古诸贝勒书，亦不纳。变易常礼，诡令英俄尔岱等至彼议政府议事，又设兵昼夜防守。英俄尔岱甚疑之，即率诸使者于朝鲜京城中夺民马匹，城中男女甚恐，英俄尔岱夺马乘之，突门而入。至途，朝鲜国王遣人持报书，追付英俄尔岱等，又以书三封，谕其边臣固守边疆。英俄尔岱等亦夺之，至是还。以书献上，其报书曰：“其谕边臣固守边疆云：备边诸臣知返，答汗之书，使臣英俄尔岱，不曾带去，寒盟由此而起，朴鲁、张立中往来讲说，英俄尔岱以别书言语达上，是以来索答书及春礼，今汗书尾云，但恁使臣口说，即是各书中言语。英俄尔岱曰：尔若有书奉答，我即受此礼而回，不然罗德宪、李廓去，必不容纳，此实欺凌我国，操纵任彼，甚是可愧。”。

15、皇帝犹宽贷之，不即加兵，乃先降明旨，谕以师期，丁宁反覆，不翅耳提面命，而终未免焉，则小邦君臣之罪，盖无所逃矣。

如上所述“反复”劝谕之由何在？一是很显然的是朝鲜不愿意，不甘心这样做，只要能逃避，尽量想法子逃避，终究在局势上，身不由已，势不得已被逼着去做，故清虽然反复叮宁，都是不大有效的办法。同时这亦证明清不断的威胁朝鲜去做一些朝鲜不愿意去做的事情，终究招来清的武力侵略。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朝鲜对清并没有一丝负罪意识，从朝鲜的立场来看，朝鲜的政策是事大明朝，所以对眼前局势，轻看利害关系，而忠于明朝是有名分的，也是有大义之行为，故当时朝鲜朝廷反而对此感到骄傲。

16、皇帝既以大兵围南汉，而又命偏师先陷江都，宫嫔王子，暨卿士眷属，俱被俘获。皇帝戒诸将不得扰害，令从官及内侍看护，既而大霈恩典，小邦君臣及被获眷属，复归于旧。

为了侵略朝鲜，清以大兵来朝鲜，这也不是什么值得称颂的事，反而觉得是要特别强调清以大兵侵略朝鲜的事实。率大兵侵朝之前，皇帝戒诸将不得扰害，令人觉得前后矛盾，然后叙述清皇帝施恩典就觉得没有很大的说服力。

17、霜雪变为阳春，枯旱转为时雨，区宇既亡而复存，宗祀已绝而还续，环东土数千里，咸囿于生成之泽，如实古昔简策所希觏也。

所谓“古昔简策所希觏”，一方面可以说是在称颂清，但另一方面可以说朝鲜在这种情况下，依然在找生路、求生存之法。虽然当时感到耻辱，但为了宗社与百姓亦是古昔简策所希觏也。

18、于戏，盛哉！汉水上游三田渡之南，即皇帝驻跸之所也，坛场在焉。

叙述设坛于三田渡及其位置。

19、我寡君爰命水部，就其所增（坛）而高大之，又伐石以碑之，垂诸永久，以彰夫皇帝之功之德，直与造化而同流也。

此为反语法，清皇帝的功德垂诸永久，亦可以说是清皇帝侵略朝鲜的事情垂诸永久的双重语气，使朝鲜后代永记此国耻，希望有一日为国报雪耻。

20、岂特我小邦世世永赖，抑亦大朝之仁声武谊，无远不服者，未始不基于兹也。

在清之仁声武谊下，无不服从，但究其服从之由，皆由于借武力侵略，即“大朝的仁声加上武谊”，这真有点夸武力胜于明朝，称霸世界。

21、顾摹天地之大，（画）日月之明，不是以仿佛于万一，仅载其大略。

末句不得不赞几句。

第三段落

22、铭曰：天降霜露，载肃载育，惟帝则之，并布威德。

清皇帝并布威与德，如同天降霜与雪，有它的天道之理，依时节适当的培育，清皇帝的治政与天道相比美化。

23、皇帝东征，十万其师，殷殷轰轰，如虎如貔。西番穷发，暨夫北落，执殳前驱，厥灵赫濯。

叙述清皇帝以十万大军如虎如貔，与他所征服的蒙古军一起东征朝鲜的显赫功绩。

24、皇帝孔仁，诞降恩言，十行昭回，既严且温。始迷不知，伊戚自贻，帝有明命，如寐觉之。

叙述朝鲜始终不悟时局，偏向明朝，不听清皇帝劝谕，自招兵祸之情况。

25、我后祗服，相率而归，匪惟怛威，惟德之依。

朝鲜皇帝降服清朝，并不是畏恐它的武威，而是依从它的仁德，这是一方面称颂清朝的仁德，另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保存朝鲜国王的自尊。

26、皇帝嘉之，泽洽礼优，载色载笑，爰束干矛。

清皇帝结束兵戈之由，在于朝鲜国王的降服。虽然因清皇帝入侵朝鲜，朝鲜国王降服，但是假如朝鲜国王没有采取合作的态度，其结局不可想象，故可以说结束兵戈在于朝鲜国王的勇敢的判断，而不在于清皇帝。在某种程度上朝鲜国王为主动，而清皇帝处于被动的状况。

27、何以锡之，骏马轻裘，都人士女，乃歌乃讴。

清皇帝所赏赐的是物质上的，岂能弥补朝鲜人民的痛苦的创伤，受战祸之灾的都人士女岂能乃歌乃讴，令人反思。

28、我后言旋，皇帝之赐，皇帝班师，活我赤子。

朝鲜国王返宫，固然是清皇帝的恩典，清皇帝回师，固然朝鲜百姓得到生机，但这原因由谁而起呢？

29、哀我荡析，劝我穑事。

战争后的惨局，只能说这几句话，算是给与百姓最大的慰劳。

30、金瓯依旧，翠坛维新。枯骨再肉，寒复春。

太宗撤军后的朝鲜风景。

31、有石巍然，大江之头。

立碑之处。

32、万载三韩，皇帝之庥!

三韩万岁，是皇帝的恩典，可是并没有说“万载皇帝”。由这一句话可以说明朝鲜人的心底话，不要任何别的说明了。

[说明]

本篇论文是 2000 年度大真大学校科研课题，并得到科研经费的赞助而完成的。

特此说明。